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五十六目錄

浙江温州府

黃性

黃淮

趙新

孔克表

王綱

卓敬

李任

韓偉

湯宗

尹道遜

章綸

鮑輝

周旋

高友璣

朱諫

張聰

陳璋

王激

王叔果

項喬

正叔杲

張德明

補遺

周丹

鄭采

婁澹

李顯

處州府

劉基

章澁

王景

劉璟

葉希賢

俞得濟

李棠

陳詔

薛希璉

金文

潘葵

金忠

附子祺

周南

鄭汝璧

祝大昌

補遺

葉子奇

胡深

蘇民

施山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六

浙江

溫州府
處州府

黃性

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溫台諸蟻附者勢燄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祲家落躬粗糲而養親必豐天下旣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沒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沒之性叩有司曰產當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

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藏之如先德未泯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法袞於宋所受告身亾之則大慟旣至京訴其狀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旣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已九十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後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寬之閩士陳興祖者清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

歿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
爲重而喪戒循禮毋近俗卒詔遣官賜祭塋加厚焉

黃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縣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
書舍人壬午年靖難師過江同百官歸順文皇入
正大統首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旨簡入內閣授翰林
院編修尋進侍讀一日有告黨逆者淮言於上曰
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上從之而大獄
遂息吏部以南人官北士不效順者例編伍淮曰近
勅凡征討官員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

示人以不廣也 上卽罷之永樂二年 上命解縉

與淮爲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撤棘入覲

上以得才之多爲之甚喜三月 上欲立東宮預問

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冊立 仁

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仍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

大學士仍兼侍讀輔導 皇大孫七年 上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

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卿

等其識朕意八年 車駕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濬彬

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之以掩不備旣而法良就擒果如淮策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請部屬共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來朝 上命玉工以全璞製印畀之淮曰 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勅命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 上嘉納之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潛蓄異志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

禍譖淮尤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獄中凡

十年淮在狴犴惟賦詩引咎名曰省愆集文卽人情
物變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會 仁宗嗣位釋之陞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
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時夏五月 上
不豫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召還旣而

宮車晏駕羣情洶洶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
國及 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
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仍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
田父没 上命以一品禮葬旣襄事淮拜恩闕下遂

乞致政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麓翼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命宴餞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九月辭還歸田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於家壽八十三謚文簡淮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其識見尤爲人所不及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

趙新

趙新樂清人博通經史洪武初舉任本縣訓導陞開封知府明于吏治郡人德之入爲國子助教尋陞山

西右布政使憲度貞嚴綱舉理整後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一所著有四書說約行素稿

孔克表

孔克表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世孫博學篤行尤精于史學洪武中薦爲翰林修撰上篤眷之凡有著述咸皆稱旨

王綱

王綱字性常永嘉人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高則誠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校宿性常異其氣貌禮

敬之曰君必補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箬法且爲性常箬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

東叅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則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

以忠死力耕養母麤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沒
彥達時年十六云

卓敬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
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
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歸北入門乃黑虎也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
戶部侍郎建文初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
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
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

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
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文皇卽位
責敬不往迎敬厲聲不遜怒欲殺之而憐其才謂廣
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誅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
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
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
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
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
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

傳其事秘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
論凡天文地理律歷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
所著文集五廿卷

李任

李任永嘉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
從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遼東都司同知
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旣獲
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
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
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

之地大集兵象用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者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入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人

韓偉

韓偉温州人爲御史出巡河南鎮重有體一方藉以爲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湯宗

湯宗字正傳平陽縣人初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司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時郡內連遭水患網民流離逋租百餘萬石無所出宗不忍迫促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能愛民皆從其令不三月逋負悉完又坐事左遷知祿州用大學士黃淮薦召還授大理寺丞

時外夷貢使病死使者從人謂醫殺之獄成宗閱牘嘆曰夷人於醫素無仇怨寧有故殺之理卒辦其誣明年河南水患民多流徙仁宗在東宮命宗往賑之比還命署戶部主事未幾坐累繫獄者十餘年仁宗蒞祚復大理丞俄進左少卿陞南京大理寺卿宣宗嗣位命清理戎籍于山東時天久不雨宗極陳民間饑饉疲困之狀即日召還勅有司免租稅蠲徭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年六十有三計聞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塋

尹道遜

尹道遜字克誠瑞安人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
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
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卽文
華殿續學供給甚厚未幾命爲國子生景泰庚午初
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遜不圖倖進母九十
考最輒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
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
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
歸蓋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卒享年八十二爲人清心
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

儵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
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
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
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雲山樵語雲山
者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既歸貧而能守
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
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遣縣令存問周
郵以尊禮之臨卒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爲
歛

章 綸

章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
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
平十四事及覆萬餘言又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
言 皇上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
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
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
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
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煨煉迫之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

復儲遂縛二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
 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立出之獄中脫桎梏
 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綸十四事疏不得內
 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
 有足疾會石亨招公鄉飲不往短于上前改南禮部
 上命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
 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
 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
 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
 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會南臺考察綸欲盡去諸不

職者主者不可綸獨䟽上南諸司構激言官並誣章
劾之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誣
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
卒 泰陵卽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
主簿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綸復儲䟽不
得輒歎息泣下曰公䟽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
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䟽留中者例不
書謝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益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鮑輝

鮑輝字淑大平陽縣人登正統癸丑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上言有司抑配商鹽歛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資緣保留爲奸宜禁緝之延綏列校訐奏都御史不法往察其誣狀白于朝抵其罪山陝北直諸郡饑民流徙請分命大臣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以嚴簡閱之法皆見采納正統十四年北虜入寇英宗北征命輝督右掖軍紀戰功師潰于土木輝死焉子鳳奉衣

冠塋于先塋之次

周旋

周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進左春坊左庶子又明年正月二日夙興方盥櫛造朝忽得疾尋卒旋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孑然自立入郡庠爲弟子員卽奮發刻苦於學儔輩咸推讓之每以大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詔選庶吉士俾績學中秘月爲文章而考其成旣在選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

同考壬戌會試得劉君儼卷大稱賞擬賓高等同事者沮之爭愈力已而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以疾在告久之還朝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過從者輿至卽歡留之奕碁觴詠忘其日之夕也爲文章耻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日作輒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伸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求者接屢於戶

心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高友璣

高友璣字肅政樂清人生有至性母病朝夕湯藥衣
不解帶以孝聞舉弘治庚戌進士例得歸省及奉檄
赴選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母疾危克送終盡
禮人以爲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治獄詳明諸司章奏悉資詳定十六年擢守九江
聲稱大起正德元年陞廣西右叅政管田州府事田
故夷方險地土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構爭削秩 詔
以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逸友璣單車入境審夷情向
背待以懇誠又宣 朝廷德威示之順逆利害始猛

入見猶擁兵自衛久之乃遂款效束身聽命乃立學
訓士置保伍以聯其衆歸被擄男女以數百計田人
帖服竟不煩兵三年事聞 朝廷宥猛且復其官因
徙友璣內地忤權倖仍以知府調衛輝郡當衝道民
疲於供億一切裁損之請停黃河役寬負鹽禁衛人
以甦五年陞江西左叅政尋轉山西按察使七年陞
陝西右布政使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所至
達政體赫赫有聲風采峻整貴倖數見裁抑十年坐
是得旣降二級致仕後起爲兵備榔桂副使丁外艱
未赴十四年以薦起爲山東右叅政十六年轉福建

右布政使本年 召爲光祿寺卿嘉靖二年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四年轉右都御史總理漕運江淮數鹽
徒出沒爲患請兵討誅渠惡若干人而招徠其衆革
驛傳費宿弊一清六年進南京工部尚書七年改南
京刑部已而召入爲刑部尚書居僅三月餘謝歸平
居色溫禮恭至臨事疑疑操執不渝雖屢蹶屢興無
所依違姸姸故資久而後大用旣用而不獲久云旣
致仕以俸入構祠祀二尚書及荆書院買贍田教高
氏子姓及四方來學者朔望謁祠退考業講學以爲
常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以終身蓋恭儉誠樸出於

天性然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讓簡

朱諫

朱諫字君佐號蕩南樂清人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第授知歙縣其治鋤抑暴彊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得也乃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之縣稱神君幸菴彭公守徽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最稱歙縣治丁員外公憂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又最稱豐城縣治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亟白逆瑾瑾怒

將中以奇禍聞者莫不危之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
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武選司員外
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棲大帽山山延袤
閩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患朝議
憂之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蒞任十餘日卽舉兵壓
賊境歷行盤龍嶺諸寨韞韞鮮明甲卒練馭廉其勤
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卽與其所得賊貨官
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黨數千
人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汝戮也賊棄戈矛以
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

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賊感激遂
爲良民居無何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
治又豪惡數家者投倚逆濠爲虎狼境中前後二千
石皆憚濠置不敢問旣至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
視鼠輩橫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
濠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恐未發然是時濠叛謀
浸成則儲餉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母憂
歸歸二歲而濠叛陽明王公嘗移書歸功焉諫頗頗
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廬中朝廷方流涕
行誅敢以爲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卽決志謝事

結廬廬山臨眺廣宇徘徊茂林翛然有塵外之懷焉
時年五十有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仕地民
謳歌思德諸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
大人也大人何忘世哉冷然笑而不荅然間遇達官
貴人過從輒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
業相與詆講言及海內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
也凡優游林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
諸子煮藥以進輒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
豈非命乎古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卒
享年八十

張璉

張璉字秉用永嘉縣人別號羅峰旣晉輔職 皇上
賜名孚敬字茂恭嘗蒙 召對 上有張羅山之稱
更號羅山早有異質克勵問學氣度端毅不與衆同
少遊郡庠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正德丙寅建羅
峰書院於姚溪聚徒講學造詣益充七試春官始中
庚辰會試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衆論紛紜上
疏爲 皇上明父子之倫辭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
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
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進 廟御議疏陞詹事府詹事

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時璉
請告省墓已陛辭 上命鴻臚寺卿魏澆諭旨留之
會吏部推堪任兵部 上命別推以璉名上遂用之
卽日三遣中官宣令治事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
帝神主禮儀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
明倫大典及 命欽明大獄勅署都察院事振肅有
條 賜勅獎諭及二品服色金帶仍給三代 誥命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奉 勅照舊纂修
兼管都察院 命兵部侍郎周倫佐理院事 諭勅
銀圖書二一日忠良貞一一曰繩愆弼違 賜玉帶

一理院事未久而釐正爲多論邊務審邊將明憲綱
革貪暴并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近京 皇親
庄田宿弊戊子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 上享太廟
回侍道側 上屢顧之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
端志氣伸之句又曰予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再

賜玉帶進姚溪書院集 賜書院名賢義堂名抱忠

命有司於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

箴 命註冠服圖成賜勅并金幣蟒衣以災異辭免

修書院 慰諭不允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 誥

命廕一子爲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
賜金繒撰 孝潔皇后冊文及哀冲太子壙志皆有
賜建議請言宣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應
制陳言曰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瘼皆見嘉納
勅所司舉行己丑命主會試天下士尋勅諭重修大
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 降旨安慰命禮部
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督有司治塋事八月
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釋齋勅守取復
任慰諭再三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
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知建造四郊丘壇事修祀儀

成典進郊祀議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皆允行命
正孔子祀典一遵古制以一品初考賜勅褒廕一子
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
請易疏再上 上稔知其忠謹親爲撰名字賜之遂
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以 獻皇帝手書榮思堂
裝潢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于澤以扁其堂賜銀
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并銀幣 御筆又大書孚敬
茂恭二幅以賜以繼娶告遣中官賜羊酒銀幣以資
禮用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
西苑工完遣布政党以平齋賜銀幣 上念不置遣

行人周文燭齋勅往取復任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
蓋殿太學士復乞致仕歸癸未差少卿陳璋齋勅起
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贈封如制賜銀印二顆
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命有司爲作樓於府城
以藏 御書文劄賜額寶綸命工部製扁差署丞朱
守宣齋送以榜於堂乙未兩考賜勅獎諭廕一子爲
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迂
齋勅送還鄉月給廩米八石歲撥輿隸八名命有司
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齋勅視疾諭疾
念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遂歸

調理巳亥 章聖皇太后哀詔至慟哭於家繼而疾
益革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五 上幸承天聞訃誥贈
太師謚文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

陳璋

陳璋字宗獻樂清人資性聰穎書傳過目輒終身不
忘正德乙丑登進士疏歸欲終養淑人讓之曰不聞
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
戊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
襄毅公宣於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
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

不爲也卽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淑人告終識者以天所以成孝子也瑾誅應 詔起用辛未授刑部主事時司寇藁城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書謂之曠工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丙子審錄天下獄囚司寇張公廉其能者具名疏上領命審錄八閩所活不下百餘人有恤刑錄行於世錄囚故事鎮巡皆致幣受之以爲常一無取曰吾曾大父稽勲公使朝鮮凡厥交際饋遺例却不受吾思無忝先風非矯也事

竣還京適 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君俸等諫止
觸 帝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
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爲奮
然往諫旣杖出臀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太師
張文忠公孚敬時方釋褐禮部丞往賀曰寵辱不驚
死生不貳先生有焉辛巳陞雲南按察司副使 世
廟嗣登寶位給事吳公巖許公復禮議褒忠良以名
上可其奏加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番諸
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法者人或難之宗伯王文
定公瓚獨曰爲政不難先生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

嚴毅端方而出之以和平恕惡祥而斷之以義施諸
刑曹者卽其可施臬司者也及至果寬嚴相濟用得
其情然介獨立當路憾之乃曰官以行志屈志以
伸官是愛官不愛身也吾有去而已卽稱疾不出當
路知其不可屈強出之旣乃據其美而旌之於上
時有武弁以贓非其罪繫獄鞫者咸寃之而避嫌不
肯決及署臬毅然曰吾知所矜者情也所守者法也
何避而嫌之有卽減而出之乙酉陞行太僕寺卿瀕
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餽以天花菜二裹璋手
之覺其中皆金寶也麾而還之僉事傅君尚文貽書

稱頌而滇中至今以爲美談太僕馬政廢弛則修舉廢墜條陳五事一時馬政聿有成績丁亥陞大理寺左少卿都御史熊公浹薦之於朝戊子陞本寺卿凡法司庶獄及天下重囚悉從處當以報而平反日益衆時錦衣捕獲羣盜數十人羅織奏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靜庵胡公世寧知其寃而未之出送大理審瑋曰笞一臧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况置十二人於非命乎獄雖成不得不辨乃駁回胡公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開釋瑋曰昔有成命宜再請具疏釋之一日與胡公議罪

不合各奏請下 廷議竟是瑋言且行中外法司以爲成式未幾胡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胡剛氣人也與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是已丑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衆咸服其知幾且處之無跡也癸巳起爲刑部左侍郎時司寇聶公賢虛心以受事無大小必同心後行且日以律法與諸屬講明每曰法官非公明仁恕則輕重之間鮮有得其當者故一時諸屬多以刑名著聞聶公乃據其舊稿壽諸梓名曰比部招議凡入仕者咸賈之以資吏治甲午南京 太廟災

上聞變驚恨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借錦衣給事往勘陛辭賜酒饌相國李公時執手曰此朝廷重事簡命君行盍慎諸及至南京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見爲危之乃歎曰知有公耳敢違天意以爲人譴旣而有官校經過訛言爲公事至乃笑曰事在勿欺禍福非所計也竟具疏上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未減還朝踰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強蒞事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下法司獄或欲貸之乃與聶公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偕聶公致仕而歸士大夫咸

惜之弟瘠貧而早亾撫其二孤給田以食分宅以居
俾各有成立尤耐苦節立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
常日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故淡素自分布
衣糲食於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
建考妣靡所棲託遇時享輒淚下曰吾何以安飽爲
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斟酌古今以爲久遠計閑家
有法雖頑慢亦知有禮樂與人善子姓有讀書向進
者卽喜而不寐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
種花以詩酒與司寇高襄簡公友璣往還及親故相
娛樂因築伴醉六柳二小軒以息宴焉壽七十有二

王激

王激字子揚永嘉人嘉靖癸未進士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激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讐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雜以謔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卽在公庭亦不喜爲時調束縛而其謔笑嘗以取容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已意者訟至多引古人恐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煦煦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

澹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
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凶人王璇五六輩發
其奸真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顧畏奉法咸稱其操
縱得宜已而內召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
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滿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
癸巳召主膳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
部進退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已無
所他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旣不欲以
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
構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旣歸連遭內

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激長
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
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繼久而窺其胸次率自貶
讓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
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酷
嗜仙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壓行輩大宰喬白巖
山人孫太初引爲文字交而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
於陽明王公蓋終身服膺其教焉

王叔果

王叔果字育德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兵部職方

主事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
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
烏獸竄叔果曰不早爲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
願以家橐爲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乃聚族而
謀捐橐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
之尋遷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郎中
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
臨之各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煩費且不支疏請
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其
任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之叔果書成進之日京

營紀改武選郎中當注選時最爲猥雜號弊藪至則
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
六載旅謁分宜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蓋爲東厓公
有故僚誼也卒不私徃以是僅遷湖廣右叅議上疏
乞骸骨不許所治荆西爲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世
廟故邸也有 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恭王初封
國兩地中貴戚斃爭挾重以魚肉赤子一切引之以
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任相戒無敢犯者詔修興都
志俾之具草以上旣上而曰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
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別創而資其楮筆繕寫

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
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蔣修費以千計悉清裁之應山
災授煮粥法以啖餓者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劄私帑
以贍不煩縣官念謁陵者糜至其夫餼皆責之鍾祥
嘆曰鍾祥之民盡矣爲請於撫臣俾䟽酌道里遠近
如兩京中都以爲謁陵節數多所減省郵驛少息肩
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舊資最久甫一載餘擢廣東
按察副使廣數中倭吳司馬以爲羸弱恐不任軍旅
而重其文䟽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覈以
歸里聽用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

復出少固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稍倦
既感脾疾猶強起具衣冠及飢始就枕謂其子曰夫
人生而膠膠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
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
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
若寐熟者撼之逝矣得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永嘉縣
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項喬

項喬字遷之號甌東永嘉人嘉靖乙丑進士由郎署
出爲撫廬河間三郡守既擢湖廣副使以誼讓例謫

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搆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
廣東左叅政素爲同鄉相國張文忠公所知試進士
時數欲推轂不聽以故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赴
考得南京工部主事已調北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
郡至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以書相勞
苦裁答不一及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邇濡然
在官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筭起廢祛蠹不
避要途名人如考荊州貪守下下黜黃陂墨令以按
察與撫巡兩臺爭兩臺爲詘革勢豪武斷市魁海艦
嶺南人戴若父母其他補武選條格創屯田事宜利

在久遠辨太廟災不逮守者策虜不能至獻青罷河
間立堡議上楚王書頓減煩役平江廣峒賊以不關
軍門隱功無悔請免南畿郡守謁賀儀定河間傳人
諸如此類在漢世良吏傳中已爲稀濶罕見以所修
習卽無宦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至又復磊磊若此
可不謂難哉

王叔杲

王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永嘉人父徹官左叅
議季父激官國子祭酒徹長子爲憲副叔果次卽叔
杲也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

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噐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數歲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
益闕肆卽醫巫星曆輿地之書靡不摻討嘉靖癸卯
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場士馬
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一若指諸掌乙巳
郡大侵叔杲佐叅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
直指諮齟法於杲杲請築沙城捍氓竈至今賴之倭
變起海上杲聚族而謀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
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其義而杲亦力任之
堡城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

其橐中裝也。杲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叅議公旣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杲爲經理，振制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至則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藪大盜而收兵入勢，張甚。杲立發其姦，徃犴之，夙稱寃者，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世廟賓天，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杲力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位，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報罷尋轉職方。

員外郎杲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
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杲從中調
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
郎中一切胥吏姦弊掃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
承襲條格歲久磨滅杲題請重修而葉先春者挾與
援欲帶銜署衛事杲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
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杲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
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敘於錦衣
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俗
醇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修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

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響臻後多顯重者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鎮三吳方島夷內訌杲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者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杲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擄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叅政仍畱鎮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杲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

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叅政缺杲兼治之爲開孟河濬
練湖爲轉輸計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
可以漕乃令集田間水車剡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
不淹時自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
起蓋杲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
杲坐改他用杲竟歸或勸之出則曰吾曩在公車屢
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邪
歲餘部以閩臬起杲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杲
堅卧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其先見云所居葺
一園林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

折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驩如也性嗜義樂施歲所
損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歿待而
殮訟待而理者日集於前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
望以去年八十有三而卒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

張德明

張德明號毅宇樂清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陸員外郎中出守寧國擢湖廣副使以叅政致仕歸
卒德明與人處坦衷白意耻爲鉤棘詞覆之事官刑
部時丁父艱卜塋千里中族衆刺刺有言德明不與
校第以恩信孚之三年服闋擬選期襄事向之有言

者減爭先荷畚耨負土築塋無有後者守寧國時曠
使至郡人情洶洶德明陽爲款語陰實剗其距角部
勒黨從得不橫噬如豸虎條鷹不隨不激一郡帖然
至他郡則騷繹遍于閭井矣郡人至今俎豆之執正
不阿勵操不苟去之湖廣抵武林而路費已罄反從
輿隸輩稱貸抵家市產償道始抵任可謂嚼然不滓
者矣

補遺

周丹

周丹永嘉縣人洪武初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

勒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騙民貧富及丁稅多寡
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
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
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
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
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
吏部俾復爲縣 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鄭采

鄭采温州府平陽縣人性介特仗義不屑屈下人年
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成章宋

太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雖甚貧客至輒款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飢客持券求謁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遇盜裸跣走訴采盡舉衣衾巾履遺之嘗逍遙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觀采之爲人可廉貪激佞

婁 濬

婁濬永嘉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貴州道御史巡按淮揚河南糾彈郕王陞僉都御史疏請致仕

卷五十六 三十一

李顯

李顯字崇綱號臺南温州府樂清人正德戊辰進士
令閩縣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苗夷弗靖總憲欲勦
誅之寇益肆侵暴乃隨山築道直抵夷穴據險徵兵
四擊夷皆授首于是六行賞罰冒功夙弊剷刈殆盡
邊嶠肅清捷聞賜綵幣復命攝兩道篆仍叅駁諸奏
稿果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會有安南之役運籌
決策卒致乂安陞南京大理卿將戒行而贛之頑民
糾眾竊發奉 詔會兵遠擊踰年平積勞成疾竟卒

于官

處州府

劉基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授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噐之乃謂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至正癸酉舉進士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僎斯見之謂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爲濟時噐也基在燕京時聞

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經夕翼日卽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之基曰已在吾胸中矣無
事於書也及丞高安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
數迺以其學授基焉之官以廉節著發奸摘伏不避
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自以得基爲慈父而豪右
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江西行
省大臣素知基辟爲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
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嘗遊西湖
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
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乃

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
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
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基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
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其
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
海上元帥原兒只班被其誘脇省憲復舉爲浙東元
帥府都事基卽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
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相招諭方寇復辟爲行
省都事議收復基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
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

安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基悉却不受執前議益
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基所議
請於朝方氏乃悉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
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其所議以爲傷朝廷好
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基
於紹興基發憤慟哭血嘔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
力阻之門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豈自經於溝瀆
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得不死因
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兩越皆從亂如歸
基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

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基招安山寇吳成
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
地復以爲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
安集本郡以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巡撫江西
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
基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
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勅書至基於中庭設香案
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延以此見授無以宣
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
基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

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拆簡而定方氏
將浮海而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
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基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
誠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
之會 太祖下金華定括蒼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
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亾去基決
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
不輔真主詎能復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基
曰天下之事在吾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
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

母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從之會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基奮臂曰先斬諸議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其策設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
奉之何爲獨不拜適 上朝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
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是年將討友諒於九江基曰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矣 上大喜遂攻皖城
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率軍西
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
軍攻 城命基授方畧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
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卽賊
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
賊歸也卽擲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衆初莫肯信至

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
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二以饒信降 上命基撫之
陳氏洪都守將胡廷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廷
美遂以城降初基聞母冑氏喪悲慟欲卽歸 上以
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基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吊祭恩禮甚隆時苗軍反金華
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基至卽迎入城一夕定
之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榮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仁德李佑之處州平基至
家營葬事時與所親論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
鄉里及隣近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明三郡其
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其
舊德也方氏素畏基名時遣人致書奉禮不敢受使
人白於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國家威德方氏
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卽條答悉
合機宜某年月日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
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
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此三日黎明

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幼耳遂窮追賊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基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與友諒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基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命爲太史令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基見

上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爲上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乃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基言捷至上大

喜悉以所留人俾基縱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基密奏於上宜罪已以固天意次日上臨朝卽以其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訊獄凡平反

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杲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誦

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基曰是欲爲

趙高也 上領之杲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

巖等伺察其陰事未及發而杲先事受誅及司天臺

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平日基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

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杲通謀狀 上適以

事責丞相李善長憲吏凌悅因彈之臺爲 上言李

公勲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譬如易柱必
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
之廣宜求大才勝任者如臣鴛鈍尤不可爾 上怒
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於南郊基密奏立
軍衛法外人無知者尋拜御史臺中丞兼太子贊善
適中丞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以宋制畝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
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
年未除者基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
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基居守基志在澄清

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基素剛嚴彈劾無所避凡中書內府闈人吏胥有犯卽捕治宦者監工不肅及府衛舍人奕棋基啟皇太子悉寘於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不聽遣官齎奏詣行在上從其議處彬刑基承旨斬之由是與李善長大忤上回京李善長懇之基乃求退上命歸里基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

走沙漠 上手詔叙基勲伐且召赴京師同盟勲冊

比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祖父爵階永嘉郡公

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欲相

楊憲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禮爲權衡而已

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

如基曰此器局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基

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

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

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
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嘗與論兵曰克敵
在兵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
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
良將基曰臣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之勝又不若主之勝然 陛
下不拘古法而勝尤人所難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
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
如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三年七月授弘文
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 賜歸老鄉

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是年八月

蜀平復遣璉進賀平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其以手書問天象事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

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稿併已前奏請諸稿皆焚

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基言於 上旣括間有隙地曰

淡洋抵福建界之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

尅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

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

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

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
前而不先由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掖
舊忿欲構陷之乃謀以基欲求淡洋爲基地弗與則
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以爲案
奏賴上素知基置不問省部逮其長子獄上時
已勅璉歸及奏上口旣歸矣免之基入朝惟引咎
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
廣東乃相惟庸基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
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
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

有物積腹如卷石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基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鄉里居家一月而薨享年六十五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孺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黎眉公集基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使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謹之語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未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象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

勢相連絡幸 聖主留意基平生剛毅慷慨有大節
每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
蕩無間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
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基亦以
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
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帛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
稱之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
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以天下蒼生爲憂喜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
亦甚禮之嘗稱爲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

或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言也居鄉里守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初與同郡葉琛胡深章溢金華宋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基與宋公又文章爲當代首稱云

章 溢

章溢字三溢龍泉縣人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徃頗爲儕類所侵苦溢忿曰彼徒謂我弱

耳乃往授事縣官卽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
此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遊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
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
江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與俱
到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入日
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闕犯
龍泉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溢心
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
幼無所知吾願代之賊聞其各方出重購以求及得
之大喜賊帥欲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溢
曰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怒曰汝誠不畏死耶溢曰
死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溢夜給守者乘間
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
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
兵政溢走麾下說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從賊誠
得一循吏招緝之民卽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
屠是殆楊湯以止沸也石抹卽檄判官母擅殺服其
器識畱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羣盜溢有功焉上其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

公承制授龍泉縣主簿辭不授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悉石抹將軍飛檄召爲援溢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驍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言於石抹將軍因行屬縣賑之比至縣卽抵二家罪發其粟賑之其尤困者作糜食之及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值不發溢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仍行勸分之政

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
溢同其師王叔剛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
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溢有功
乃謀害之溢方贊元師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
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叔剛於
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
皆蝨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
州溢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
耶將軍曰惟君處之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援以方

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松楊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溢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攻之賊大敗直搗其窠賊望見溢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卽降矣海蠻卽葉君所部海軍也溢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耳城爲內外二砦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益曰非爾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訐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外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外砦亦降行

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處州路總管府
通判官皆不受長鎗軍叛迫其城南行臺侍御史遣
從事楊迪徵師於溢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溢至輒
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
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
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
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諸縣聚衆猖獗建議討之分
院乃調兵屬溢及胡君深與賊屢戰皆敗之遂昌凶
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衆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
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溢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

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時天下日入於亂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又避地入閩中太祖遣使以束帛召之乃翻然而起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畱輔予矣亾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溢以疾在告者久上特遣使存問而溢日夜念毋不置鬱鬱成疾上命歸省賜以白金

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
司卽擢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
而爲存厚娶胡君女 賜賞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帥溫 詔還守處州饋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不知其勞 王師平荆楚設湖廣
提刑按察司遷僉司事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
事今屬卿矣旣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
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
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廉
得狀坐以法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

使事不自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
以事被逮辭或連之溢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
令鄧基諭之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無疑也癸卯胡
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搖動 上命陞浙東
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
隸焉溢辭曰臣前任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
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罪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
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
僉浙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 詔旨軍
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服青田夏清聞胡

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
戍浦城中僅足自守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
爲屯勢相聯絡別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
犯溢存道係長子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有是 旨命
存道提兵爲遊擊而溢卽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
統於律不宜乃 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
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溢洎浙東行省右丞李
文忠欲運處州糧餉溢以爲舟車兩通而軍中所掠
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輸之兵食乃足建寧守將阮
德柔遣將來納款人咸以爲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

勢必不能容故德柔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 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
所併畱其使厚恤之温州茗洋周遂鄉恃山險常爲
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
遞乃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鄉中書
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役繁而
事擾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
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惟輸硫黃白藤於 朝而行
省復有所科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
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

無援故敗乃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賊走之
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旣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
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溢調何世明以軍從
温州平溢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
其家海隅旣寧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鄉在邊良
苦俟平吳當卽召鄉爾及浙西諸郡下 上遣使召
之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旣入見 上嘉
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
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明
曰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

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
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
建寧此萬全計也卽日 詔文忠出師如其策處州
之糧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
民不堪命乃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
久矣 詔從其舊温州王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
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
平君達又請降溢曰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
奏戮之浙江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
處州與諸府同溢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

何從出且凋弊之民曷以勝此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卽帝位溢及劉基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存大體未嘗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溢曰臺憲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不敢犯豈直搏擊爲能哉 上親視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 上愛溢甚嘗語溢及劉基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

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
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
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
又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宜籍爲軍使北戰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
儒者果迂濶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馳還舍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貽書道 上眷待之意而遣存
厚還家灑泣而行比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
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

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溢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墳墓幸龕整飭歲時薦饗幸有公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效此爲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溢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年五十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撰文遣官

卽其家祭之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
廬被焚叩顙顙天火至柩所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
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別已久卽創第龍淵三兄
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
庵久乃廢弛重修葺之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
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
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
則以玉峰西崗爲義阡聽其埋瘞焉又以王叔剛實
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
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

不爲也狀貌宏偉噐局夷曠外若和緩至臨大事則
議論爭辯不避權勢必折中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
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密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
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溢於章句之
習皆不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
切爲人言之平居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
道不可勝也

王景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情異性

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周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景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爲九州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景應詔旣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見賜宴西

序製藩王朝覲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
樓記 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州政寬
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墀勸農桑均賦役
得新籍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鄉里明
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牋奏日
給食大官亾何授山西右叅政夙夜祇若以承流宣
化爲已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瘴
百司肅然上下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
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謫居雲南臨安箬
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

者一不受洪武年召回入翰林 太宗卽位授翰林
翰林侍講未幾陞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
隆及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
書成賞賚優渥復督清文武官謄黃舉有成績兩典
文衡去取至公號爲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塋江寧
鳳棲鄉之原享年七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死 上
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劉璟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溷濡經傳喜
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頤議論英發甌賊

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
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
汝日夕左右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
朕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
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
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閣門使劉璟忠勇果
敢可任 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
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
皇曰鄉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

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猶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流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葉希賢

葉希賢松楊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其謫戍窮邊不死於道則死於邊者又幾萬人方是時和尚方壯年披剃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居焉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乎不可宜誦佛經

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之者然又不肯
顯言恐不能安和尚而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
經卽名寺曰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詞時時買一冊袖
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于水投已輒
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
不問所以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則
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酣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
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文不甚工
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
宜銘何許人張目荅曰松陽問姓名不對居嘗自稱

曰雪菴和尚

俞得濟

俞得濟字公廣遂昌人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既博從先生長者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得濟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賚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爲邯鄲縣丞縣當要道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輻輳爲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元召還爲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主事盡心獄

中無冤滯者宣德五年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

李崇

李崇字宗楷縉雲縣人宣德丙午中鄉試庚戌中會試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服闋而哀不衰正統丙辰拜刑部河南司主事蒞官行已一以古人爲師治獄法歐陽公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論如法與人交際不過嚴以取怨不苟同以求媚一時同官咸以先生長者之禮事之己未廷臣建存省京儲之儀詔六卿減部屬視優劣而進退之尚書施禮不欲召怨於人以入官先後爲去留崇遂需次南還抵金華行

簞蕭然從者以匱乏告崇曰家近矣何過慮哉既歸
日侍母於別業承顏順色熙熙然惟恐少拂其意別
業中重構小軒前後層皆皆種菊扁眉曰菊莊時與
門人子弟嘯咏其中悠然有陶靖節東籬之趣越三
年壬戌秋官尚書魏源聞其賢薦起之癸亥八月調
刑部山西司主事魏去淮揚金濂代之以嚴憚僚屬
桀遇事據理辨是非雖被譴呵屹不爲動蕭宗伯恒
時爲正郎深服其守正不撓久之金亦知爲純德君
子甲子夏薦授員外郎每有疑獄必召崇相可否乙
丑 上降欽恤之典勅法司簡公勤詳慎之士分蒞

諸道金以南畿地廣獄多遂以屬崇 陛辭乃矢曰
茲行苟取人一介當不生還道遇故人沈樂安蔣水
部淮安通判金華李某以精纊銅蟾蜍鞞鞮見饋悉
却之沈以蟾蜍爲清物強置于舟而去乃置諸水所
至覈奸直枉惟求公平賴全活者甚多竣事還京不
數日河南有謀殺商旅者久不得其情金復請於

朝命徃廉之侍郎薛希璉謂甫回輒遣能無獨賢之
歎乎金曰勤勞臣子之常疑獄 朝廷所慎萬一有
罪者生無辜者死我輩固不得辭其責李員外獨心
安乎崇深以金爲知己忻然請行已而其事果白人

皆稱之丁卯金以部屬正郎缺員數多首以棠薦
命下得江西部冢宰太和王直颺言曰素聞李某賢
江右之人其蒙福矣某衛刁軍誣千戶劉某謀逆無
少長男女皆下獄連坐者幾百人不避利害悉爲直
之劉感恩無由請謁謝其第率家人望門羅拜而去
己巳秋八月 上親征北虜留守大臣薦其才德老
成陞本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十月奉勅巡撫廣西
道出淮揚金濂方凱自閩還握其手大笑曰公論之
不可誣如此蓋喜 朝廷用得其人也廣右災荒之
地去京師幾萬里下車諭庶僚曰吾承 君命保障

一方已不敢有其身矣爾輩當體此意以此身與此
土相爲安危可也豈可以地方善惡介意私便身圖
自取不職之罪以負 朝廷之任使哉恪勤職業者
雖下僚待以殊禮懦不立頑不廉者在方岳亦擯斥
不貸用是廉能者勸不檢者自新法度詳明防範嚴
密朔望詣學宮謁先聖畢退揖諸生親爲講說語以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事民有不業農而喁喁仰賑貸
者 命分巡及屯田官給以種子使之耕種歲旱嘗
齋潔致誠檄文於神雨應期而降先是諸司繫囚動
涉旬月爲之期日非死罪不許浹辰司刑之官夙夜

敬慎滯獄一清令行政舉百姓歡呼桂林有靖江王
府悉裁之以義上不違 朝廷親親之心下不失仁
民之意王始雖不悅終深敬之然百粵之地羣酋非
一種雖承平之日叛服靡常景泰庚午東西相煽起
慶遠抵柳州數百里間居民竄匿道絕行者兵少糧
缺乃汰老弱革冒濫餘丁三抽其一復調土兵益之
設法以給軍餉且廣屯衆募民耕閒田以備日後之
需信用賢能不師已見轉輸者不告勞征伐者不畏
死討捕招徠威懷並施未及三年獲俘馘以萬計給
還民男女踰千獲馬牛羊無筭地方用寧 朝廷嘉

其勲命兼提督征蠻軍務事仍有白金綵幣之賜崇
益圖報稱至恣寢食尋奉璽書簡黜廣右諸司之庸
懦不肖者一以公道處之人亦無不服都指揮黃玠
殺其猶子土官知府珮并其二子蓋土官邊徼遠臣
生殺之柄自昔行於境內享有富貴廕及子孫故庶
孽徃徃推亦同氣耳心於弑逆而惟位是圖玠挾其
衆多且驍勇肆行無忌棠外示優容中畫成策竟以
事執之玠本逆犯在獄設計上疏請易儲用事者不
悟其非友如所請而勞賚陞秩棠鬱忿成疾繼巡柳
慶諸郡加冒嵐瘴疾日益甲戌上書乞養病告代還

不持一物隨身書劍亦棄去不留復命於朝明辰乘
傳而還天順庚辰十二月卒於官壽六十有一

陳 詔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
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
怙勢賊物之失闕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
之革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諭祭
賻以鈔幣

薛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麗水人宣德五年登進士第尋詔歸

進學後三年赴召觀政兵部拜貴州道監察御史負
氣敢言不事訐直正統元年按治於河南克持風裁
駸駸有時譽矣又明年巡京市場坊塌坊者四方百
貨所聚也利博而奸生商賈患之京尹以爲言上
命察之不踰月而權豪罔利者屏息上下便之考最
賜勅進文林郎五年廷選憲臣俾奉璽書分行天下
舉備荒之政復按江西所至以便宜剗奸弊廣儲蓄
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寬猛得宜吏服而民
賴之能聲益著事竣擢刑部右侍郎八年畿內廣平
等府旱且蝗奉命往視至則黜賊吏蠲逋負弛徵輸

嚴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
流亡未幾往理鳳陽等處屯田宿弊一清軍民兩利
十年巡撫直隸保定淮安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
者施罷不少俟宣上德達下情民用感悅十三年夏
復往鳳陽賑饑民賴以濟是歲閩寇鄧茂七作亂師
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弊尤甚受命鎮守其地撫
輯人民既而殘寇羅丕復起請調兵討之晝夜籌度
知賊黨迫脅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
能自新吾當上請賞若罪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乃
已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

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景泰三年行考察政命之山東廉問以實罷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頃之山東旱蝗禱於泰山雨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饑民無算天順改元上簡賢圖治任以南京刑部尚書用法明審而存心一以仁恕刑無寬濫至是卒享年六十爲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事父母篤於孝敬居喪哀毀如禮教子弟嚴而正與朋友交和以誠居官謙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

皆憂國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測其際焉

金文

金文字尚德號履素麗水人少穎異甫八歲能習歐字十四能詩文侍父游宦京師學易于學士劉文安公析疑辨理厭服羣輩弱冠入邑庠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文應募建策多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文爲去其枯綴銅函於弦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遂窘比寇平衆皆自占賞獨固辭不受力奮于學景泰庚午領

鄉薦明年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藻思穎拔公卿奇之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言見者嗟讓九載陞刑部員外郎司政久滯剖決如流一月之間發遣殆盡司寇陸公深所獎譽保定有疑獄事于貴戚久不決往勘之事辨而人無後言以父艱歸復除刑部郎中壬辰奉勅審理南畿刑獄平反二百七十有奇有受誣得雪者以沉香木肖像而祠之真定頑民上封事官民被誣者累百餘奉命鞠之三日而情具奏徙其人於邊而已在刑部始終十三年無私請托者合寮稱之無異詞丁酉陞河南開封府太守開

封爲中州大府政務旁午從容處之府獄舊遠府治
卑濕逼隘瘦死者六七十人爲徙之府解時累歲淫
雨害禾黃河崩決百姓薦饑流離者不可禦憂惶至
不能食乃親履災所驗實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
又奏便民七事詔皆可之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
道忌而銜之會諄道覈官或潛以文名附章未乃得
詔與致仕時年纔四十九知者無不爲之太息聞之
不待報卽忻然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詞以寄意
旣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
隨所得爲題咏曰鏡潭雜咏復號鏡潭主人得年僅

五十四

潘琴

潘琴字舜絃號鶴溪景寧人歷南京吏部主事改兵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郎中擢福建興化知府致仕以詔例進階亞中大夫凡在官二十九年家居三十八年年九十而終幼警敏蚤邃經學尤博極史籍爲文章典則有古風致性嚴重不苟合以天順丁丑舉進士官南曹成化辛卯乃有興化之命建社學毀淫祠禁端陽競渡元宵放燈每以片言折獄廷無畱案籍廢寺田以贍公用鉅細出納皆有籍記可覆按不

避權貴權貴人始譁而終信之自己亥致仕以來口
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齒
德隱然爲東南重雖踰耄神采精健不異少壯時
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史詩一卷會小疾卽移正寢
戒婦女無敢近及脯而逝琴羣行悉備尤敦孝友創
祠宇修宗譜闢祭田修累世祖墓自爲贊記族子翰
林編修時用今稱南屏先生者琴實教誘之竟以學
行大鳴於時

金忠

金忠字尚義麗水人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

第會修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採錄事蹟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史未上聞父喪歸又喪母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京師卽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御史直星變具疏上言愈切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尙嚴肅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敢肆監南京內帑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轉相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衄至南京移疾不視事因圖爲去計會臺檄遣巡盜蘇松

諸郡辭疾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其執法太重而忠守之不變有爲所按者誣拾其陰事以奏遂逮捕聞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衛詔獄成謫戍遼東三萬衛談笑就道意慷慨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冠帶服之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性剛斷負才仗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合賻治葬又贈所鬻田若干畝貢御史壁道死具棺斂歸其

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仇者諭弟退避其兄
及貧急又賙之所著在官有甕天稿三卷在遼有東
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子祺方
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不
得自歸遼爲狀甚悉知者皆相慶曰金尚義有子矣

周南

周南字文化縉雲縣人成化辛卯以邑弟子員薦於
鄉戊戌舉進士授六合令勤政恤民省刑均賦去之
日挽留塞道民有一周如水之謠歲癸卯擢監察御
史出則接近畿以及廣東皆著風裁入則總諸道章

奏臺中稱能遷湖廣按察司副使遭父喪服闋改江西進按察使所至稱廉明薦剡交屬時宰或忌之南抗疏且去銓曹惜之改任廣東未幾陟江西右布政使弘治十八年召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邊事多所籌畫虜常一入輒告捷有文綺白金之賜加俸一級俄以母喪去位逆瑾以查盤邊糧草與大獄就逮詔獄半載改獄大同嚴刑淹禁扶病奔頓見者流涕正德五年寘鐠反赦天下隨命復職聽用瑾愠其不叩門致謝俄矯詔復黜爲民再繫大同獄比瑾誅乃得免六年命巡撫宣府引疾徑歸朝廷憫之正德辛未

江閩廣三省交界山谷大帽山等寨賊首流劫攻陷
建寧寧化石城萬安等縣僭號稱王 命巡撫南贛
汀漳地當四省之衝時方多事綏靖得宜惡黨悉平
會諸道合兵剿寇盡殲之九年以功擢右都御史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廣人聞南來不勞而定南知累
歲兵後民思息肩乃弛威布德惟飭長吏勸農寬賦
痛省浮費以身先之一二年間民得蘇息十年疏請
致仕優詔許焉乘傳以歸月有廩歲有夫役家居十
七年間時事未嘗不動欣戚官府事未嘗有所與至
小民受害未嘗不直言或取尤終不顧其儉素出乎

天賦在官惟菜食兩奔喪皆卽日就道不受餽奠屏
去葷酒蕭然一室居常手不釋卷尤精意文翰所著
有知白齋稿盤錯集和許郢州詩集奏疏若干卷行
於世性剛嫉惡而中實有容故能以功名壽考終享
年八十有一贈太子少保

鄭汝璧

鄭汝璧字良玉號崑巖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
刑部主事累轉郎中京師人頌其明斷咸願就質爰
書成于手受罰者自以不寃錦衣主緝諸不法健役
貪功以毛鷲相師獄詞多誣一一反之且命衛役不

得入署門宿猾無所容其奸持衛篆者亦心折焉尋
調驗封轉考功丁丑大計外吏有一二犯公議者其
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曠自謂立致開府榜出竟
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踰月轉文選履任日卽提推
典史故給事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
同署皆謂事涉太奇日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卽當斷
行之稍遲恐生他說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
未能無私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
與地相提衡焉私無所容矣然竟以不能浮沉俛仰
于江陵陟太常少卿不數日出爲福建右叅議遷廣

東副使遂抗疏以歸時二尊人俱在堂深以得侍養
爲懽而素潛心理學旣閒居則立爲程蓋日率靜坐
者二時餘則勤勤著述事間從邑中耆德爲杯酒謹
或相約登臨搜奇探幽寓目于鼎湖芝峽間其持家
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
遵之不敢稍違家食者十二年起井陘兵備副使隨
遷赤城叅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
虜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
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謁制府皆以馬不以
輿明年遷榆林按察使再遷右布政擢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值歲大饑加意軫卹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
金米又命諸市集具餽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
次第全活甚衆土人勒石記之青州賊魏邦齊倡亂
殲之賜白金河南亦荒甚至人相食 天子發帑金
萬餘賑之大司徒楊公博楊言于衆曰救荒乃巡撫
職若一值荒卽須內帑安用巡撫爲今歲河南山東
同饑山東有鄭公宴然無事而河南遂至如此衆翕
然服其言會丁父憂時以飛語中傷有別調之旨久
之起南京太常少卿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
綏其舊宦地也形勢要害皆所熟諳而諸裨將多舊

材官指使如意虜酋炒兒忽明愛等寇孤山紅崖墩
命大帥李如璋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命大帥杜松
破走之復窺懷遠命遊擊沈應蛟戰却之事聞賜白
金文綺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廕一子入冑監丙午夏蒞任而疾已作急疏乞
骸骨者三最後得准回籍調理至山東荆門驛卒于
舟中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予祭葬
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由庚堂等集
行于世

祝大昌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
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失
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
夜煉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間疾病
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墮涕及母歿
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斂殯奠祔一哀於古禮會火
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
火忽自滅旣葬如有望而弗至旣而曰是將何以解
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
古蔡順丁蘭復見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

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
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
數十則令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
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
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
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特善
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傅平心
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徧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給之
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鹽食出
所儲鹽惠族婣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閩徵辟不

應竟隱居而終

補遺

葉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少好學博物洽聞嘗以究極
天文物理自負洪武十一年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
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之先羣吏竊飲猪腦酒縣學
生發其事子奇適至學亦以株連而就逮乃于獄中
以瓦研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因續成之號曰草木
子所著又有太玄本旨範通靜齋集詩宗選玉本草
節要等書行于世

胡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元季兵亂深集鄉兵結寨于湖山旣而我太祖下衢婺命胡大海耿再成取處州深時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守禦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大海且曰吾所以爲此者欲郡邑之民安耳上素聞深名召至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日與論天下事言輒稱善浙東苗軍叛上命深總制處州經畫田賦度地築城浙西李伯貞温州方明善皆相繼敗降福建陳友定擾邊深

奉命征之深突陣決戰馬蹶被執深因舉竇融歸漢
故事說友定友定亦禮遇之會元使至遂遇害事聞
上痛悼不已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

蘇民

蘇民字天秀遂昌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檢校知
縣選御史正德二年許瑾降四川驛丞尋陞吏部員
外郎中累陞刑部右侍郎疏請致仕

施山

施山字鎮卿縉雲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自宣統知
縣選廣西道御史巡按貴州福建建言下獄卒無辜

州判官陞大名府推官累陞廣西僉事